

画笔中年人的寂寞
 阮玲玉的拜
 试做
 幽默的叫卖声
 早老者的忏悔
 请受
 长叹
 老人
 出招
 店主
 忍辱
 南来
 夏尊
 学生
 范斯
 商埠
 月
 同游
 文艺沙龙
 散文“无常”
 游踪



Zhongguo Jinxiandai Mingren Wenku
 Xiamianzun Wenji

夏丏尊 | 文集

夏丏尊◎著 书林◎主编

《乌与文学》
 散文字育
 其实何曾真
 文学的力量
 原始的媒
 光复杂
 整理好了的籍
 《平屋杂文》 每月
 的良友弘一和
 《中》 外形律译说
 中学生》 发刊
 你须知道自己
 受教育与受教
 怎样对付教
 白学 自己教
 未能想
 寂寞的背
 回顾和希
 近事杂
 “中”与“无
 平息寒窗古法书
 蟋蟀之记
 我之于
 白马湖之
 社君与财
 紧张气氛的曲
 春的欢悦与感
 春日化译
 一个面
 静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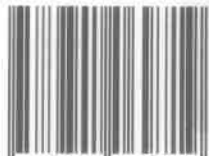


线装书局



夏丏尊 | 文集

ISBN 978-7-80106-971-9



9 787801 069719 >

定价：360.00元(全12册)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库

Zhongguo Jinxiandai Mingren Wenku
Xiamianzun Wenji

夏丏尊文集

名人文库

夏丏尊 著
林 主编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丏尊文集 / 夏丏尊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09.7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库 / 书林主编)

ISBN 978-7-80106-971-9

I. 夏… II. 夏… III. ①夏丏尊(1886~1946) — 文集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③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7077 号

夏丏尊文集

著 者: 夏丏尊

责任编辑: 杜 语 孙嘉镇

排 版: 燕 顺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定 价: 360.00 元(全 12 册)

目 录

随 笔

中年人的寂寞	003
阮玲玉的死	005
试炼	008
幽默的叫卖声	010
早老者的忏悔	012
流弹	015
鲁迅翁杂忆	025
怀晚晴老人	028
弘一法师之出家	030
弘一大师的遗书	035
好话与符咒式的政治	038
命相家	041
一个从四川来的青年	045

人所能忍受的温度	048
悼一个自杀的中学生	051
生殖的节制	058
论单方面的自由离婚	062
《弘一大师永怀录》序	064
送殡的归途	065
文艺论 ABC	067

散 文

“无奈”	107
彻底	108
怯弱者	110
闻歌有感	118
长闲	123
猫	128
白采	134
关于国木田独步	136
对了米莱的《晚钟》	140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146
关于《倪焕之》	148
《鸟与文学》序	151
致文学青年	153
其实何曾突然	156

文学的力量	157
原始的媒妁	161
光复杂忆	163
整理好了的箱子	165
《平屋杂文》自序	167
我的畏友弘一和尚	168
《中诗外形律详说》跋	171
《中学生》发刊辞	173
“你须知道自己”	174
受教育与受教材	180
怎样对付教训	184
“自学”和“自己教育”	191
学斋随想录	196
教育的背景	197
回顾和希望	202
近事杂感	207
“中”与“无”	209
《李息翁临古法书》跋	214
蟋蟀之话	215
我之于书	219
白马湖之冬	220
灶君与财神	222
紧张气氛的回忆	225
春的欢悦与感伤	227

春日化学谈	229
一个追忆	235
一种默契	237
良乡栗子	239
两个家	241
钢铁假山	244
坪内逍遥	246
一个夏天的故事	249
日本的障子	251
寄意	253
关于职业	254
恭祝快乐	259
谈吃	261
我的中学生时代	264
新年的梦想	270
并存和折中	271
中国的实用主义	274
读书与冥想	278
学说思想与阶级	281
《子恺漫画》序	285
文艺随笔	288
《清凉歌集》序	291
《晚晴山房书简》序	292
中国书业的新途径	293

读《清明前后》	297
读诗偶感	302
一九一九年的回顾	305

随 笔

中年人的寂寞

我已是一个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眼睛昏花了，记忆力减退了，头发开始秃脱而且变白了，意兴、体力，什么都不如年青的时候，常不禁会感觉到难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觉得难堪的是知友的逐渐减少和疏远，缺乏交际上的温暖的慰藉。

不消说，相识的人数是随了年龄增加的，一个人年龄越大，走过的地方，当过的职务越多，相识的人理该越增加了。可是相识的人并不就是朋友，我们和许多人相识，或是因了事务关系，或是因了偶然的机缘，——如在别人请客的时候同席吃过饭之类。见面时点头或握手，有事时走访或通信，口头上彼此也称“朋友”，笔头上有时或称“仁兄”，诸如此类，其实只是一种社交上的客套，和“顿首”、“百拜”同是仪式的虚伪。这种交际可以说是社交，和真正的友谊相差似乎很远。

真正的朋友，恐怕要算“总角之交”或“竹马之交”了。在小学和中学的时代容易结成真实的友谊，那时彼此尚不感到生活的压迫，人世未深，打算计较的念头也少，朋友的结成全由于志趣相近或性情适合，差不多可以说是“无所为”的，性质比较地纯粹。二十岁以后结成的友谊，大概已不免搀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分子在内，至于三十岁四十岁以后的朋友中间，颜色分子愈多，友谊的真实成分也就不免因而愈少了，这并不一定是“人心不古”，实可以说是人生的悲剧。人到了成年以后，彼此都有生活的重担须负，入世既深，顾忌的方面也自然加多起来，在交际上不许你不计较，不许你不打算，结果彼此都“钩心斗角”，像七巧板似地只选定了某一方面和对方去接合，这样的接合当然是很不坚固的，尤其是现代这样什么都到了尖锐化的时代。

在我自己的交游中，最值得系念的老是一些少年时代以来的朋友。这些朋友本来数目就不多，有些住在远地，连相会的机会也不可多得。他们有的年龄大过了我，有的小我几岁，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了，平日各人所走的方向不同，思想趣味，境遇也都不免互异，大家晤谈起来，也常会遇到说不出的隔膜的情形。如大家话旧，旧事是彼此共喻的，而且大半都是少年时代的事，“旧游如梦”，把梦也似的过去的少年时代重提，因谈话的进行，同时会联想起许多当时的事情，许多当时的人的面影，这时好像自己仍回归到少年时代去了。我常在这种时候感到一种快乐，同时也感到一种伤感，那情形好比老妇人突然在抽屉里或箱子里发见了她盛年时的影片。

逢到和旧友谈话，就不知不觉地把话题转到旧事上去，这是我的习惯。我在这上面无意识地会感到一种温暖的慰藉。可是这些旧友一年比一年减少了，本来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少去一个是无法弥补的。我每当听到一个旧友死去的消息，总要惆怅多时。

学校教育给我们的好处，不但只是灌输知识，最大的好处，恐怕还在给予我们求友的机会上。这好处我到了离学校以后才知道，这几年来更确切地体会到，深悔当时毫不自觉，马马虎虎地过去了。近来每日早晚在路上见到两两三三地携着书包、携了手或挽了肩膀走着的青年学生们，我总艳羡他们有朋友之乐，暗暗地要在心中替他们祝福。

阮玲玉的死

电影女伶阮玲玉的死，叫大众非常轰动。这一星期以来，报纸上连续用大幅记载着她的事，街谈巷语都以她为话题。据说跑到殡仪馆去瞻观遗体的有几万人，其中有些人是特从远地赶来的。出殡的时候沿途有几万人看。甚至还有两个女子因她的死而自杀。轰动的范围之广为从来所未有。她死后的荣哀，老实说超过任何阔人，任何名流，至于那些死后要大发讣闻号召吊客，出殡时要靠许多叫化子来绷场面的大丧事，更谈不上。

一个电影女伶的死竟会如此轰动大众，这原因说起来原不简单。第一，她是自杀的，自杀比生病死自然更易动人；第二，她的死是为了恋爱的纠纷，桃色事件照例是容易引起大众的注意的；第三，她是一个电影伶人，大众虽和她无往来，但在银幕上对她有相当的认识，抱有相当的好感。这三种原因合在一起，遂使她的死如此轰动大众。

如果把这三种原因分析比较起来，我以为第三个原因是主要的，第一第二并不是主要的原因。现今社会上自杀的人差不多日日都有，桃色事件更不计其数，因桃色事件而自杀的男女也不知有多少，何以不曾如此轰动大众呢？阮玲玉的死所以如此使大众轰动，主要原因就在大众对她有认识，有好感，换句话说，她十年来体会大众的心理，在某程度上是曾能满足大众要求的。同是电影女伶，同是自杀的，一年以前有过的一个艾霞，社会人士虽也曾为之惋惜，却没有如此轰动，那是因她上银幕未久，作品不多，工力尚未能深入人心的缘故。

不论音乐绘画文章或是什么，凡是真正的艺术，照理都该以大众为对象，努力和大众发生交涉的。艺术家的任务就在用了他的天分体会大

众的心情，用了他的技巧满足大众的要求。好的艺术家必和大众接近，同时为大众所认识，所爱戴。普式庚出殡时啜泣而送的有几万人，陀思妥夫斯基的死，许多人为之号哭，农民画家米莱的行事和作品，到今还在多数人心里活着不死。他们一向不忘记大众，一切作为都把大众放在心目中，所以大众也不忘记他们，把他们放在心目中。这情形原不但艺术上如此，政治上、道德上、事业上、学问上都一样。凡是心目中没有大众的，任凭他议论怎样巧，地位怎样高，声势怎样盛，大众也不会把他放在心目中。

现在单就艺术来说，在各种艺术之中，最易有和大众接触的机会的要算戏剧和文学。戏剧天然有许多观众，文学靠了印刷的传布，随时随地可得到读者。同是戏剧，电影比一向的京剧、昆剧接近大众得多。这只要看京剧、昆剧已观客渐少而电影院到处林立的现象，就可知道。在今日，旧剧的名伶——假定是梅兰芳氏吧，有一天如果死了，死因无论怎样，轰动大众的程度决不及这次的阮玲玉，这是可预言的。电影伶人卓别麟将来死时，必将大大地有一番轰动，这也是可预言的。因为电影在性质上比歌剧接近于大众，它的艺术材料及演出方法，在为大众接受上有着种种旧剧所没有的便利。阮玲玉的表演技术原不能说已了不得，已好到了绝顶，她在电影上的工力和从来名伶在旧剧上的工力，两相比较起来也许不及。她的所以能因了相当的成就，收得较大的效果，可以说因为她是电影伶人的缘故。如果她以同样的工力投身在旧剧中，也许只是一个平常的女伶而已。这完全是艺术材料和方法进步不进步的关系。

同样的情形也可应用到文学上。文学是用文字做的艺术，它和大众接近本来就没有电影那么容易。电影只要有眼睛的就能看，文学却须以识得懂得文字为条件，文学对于文盲，其无交涉等于电影对于瞎子。国内瞎子不多，文盲却自古以来占着大多数，到现在还是占着大多数。文学在中国根本是和大众绝缘的东西。救济的方法，一方面固然须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一方面还得像旧剧改进到电影的样子，把文学的艺术材料和演出方法改进，使容易和大众接近，世间各种新文学运动，用意不

外乎此。新文学运动离成功尚远，并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阻力在加以障碍。例如到现在还居然有人主张作古文读经。中国自古有过许多杰出的文人，现在也有不少好的文人，可是大众之中认识他们、爱戴他们的人有多少呢？长此下去，中国文人心目中没有大众的不必说了，即使心目中想有大众，也无法有大众吧。中国文人死的时候像阮玲玉似地能使大众轰动的，过去固然不曾有过，最近的将来也决不会有吧。这是可使我们做文人的愧杀的。

试 炼

搬家到这里来以后，才知道附近有两所屠场。一所是大规模的西洋建筑，离我所住地方较远，据说所屠杀的大部分是牛。偶尔经过那地方除有时在近旁见到一车一车的血淋淋的牛肉或带毛的牛皮外，听不到什么恶声，也闻不到什么恶臭。还有一所是旧式的棚屋，所屠杀的大部分是猪。棚屋对河一条路是我出去回来常要经过的，白天看见一群群的猪被拷押着走过，闻着一股臭气，晚间听到凄惨的叫声。

我尚未戒肉食，平日吃牛肉，也吃猪肉，但见到血淋淋的整车的新从屠场运出来的牛体，听到一阵阵的猪的绝命时的惨叫，总觉得有些难当。牛肉车不是日日碰到的，有时远远地见到了就俯下了头管自己走路让它通过，至于猪的惨叫是所谓“夜半屠门声”，发作必在夜静人定以后。我日里有板定的工作，探访酬酢及私务处理都必在夜间，平均一星期有三四日不在家里吃夜饭，回家来往往往要到十点至十一点模样。有时坐洋车，有时乘电车到附近下车再步行。总之都不免听到这夜半的屠门声。

在离那儿数十步的地方已隐隐听到猪叫了。同时有好几只猪在叫，突然来一个尖利的曳长的声音，这不消说是一只猪绝命了的表出。不多时继续地又是这么尖利的一声。我坐在洋车上不禁要用手掩住耳朵，步行时总是疾速快走，但愿这声音快些离开我的听觉范围，不敢再去联想什么，想象什么。到了听不见声音的地方才把心放下，那情形宛如从恶梦里醒来一样。为要避免这苦痛，我曾想减少夜间出外的次数，或到九点钟模样就回家来，可是事实常不许这样。尤其是废历年关的几天，我外出的机会更多了。屠场的屠杀也愈增加了，甚至于白天经过，也要听